



冯德胜
王喆◎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白药王曲焕章传奇



云南白药王
曲焕章传奇

冯德胜

王

喆◎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白药王曲焕章传奇 / 冯德胜, 王喆著. —2版.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7.4

(经典云南)

ISBN 978-7-5415-9904-0

I. ①云… II. ①冯… ②王… III. ①曲焕章
(1880-1938) - 生平事迹 IV. 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8510号

出 版 人 胡 平
策 划 人 杨云宝
组 稿 人 吴学云
责任编辑 吴学云
装帧设计 向 炜
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 旸

经典云南 云南白药王曲焕章传奇
冯德胜 王 喆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yn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
2017年5月第2版 2017年5月第2次印刷
889毫米×1194毫米 1/32开本 5.5印张 84千字

ISBN 978-7-5415-9904-0
定价: 19.00元

总 序

云南，邈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远古走到今天，日新月异地展现在祖国西南边陲。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宁蒗的泸沽湖，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丘北的普者黑，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含的又何止是奇山美女！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

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开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温润如玉的云子、独树

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傣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联起来，呈现于你的眼前，让你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让你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

目 录

一、赴陪都重庆/1

二、姐家/17

三、彝药/54

四、出逃/58

五、马帮之歌/71

六、拜师/80

七、入狱/95

八、出狱/109

九、缘/122

十、展宏图/133

十一、陨落/164



一、赴陪都重庆

太阳升高了，一只只轮渡驶出重庆港，向下游缓缓驶去……陪都重庆，时任最高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国医馆馆长的焦易堂先生正坐在办公室读着重庆当天的报纸。焦易堂英武之相，给人以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说话操陕西口音。报纸上赫然头条：“金碧白药秘方被盗，店伙计离奇失踪”；翻了翻报纸，又有大标题：“朝天门附近水域发现男子尸体身份不明”。此时，贴身秘书陈仪进来向他汇报，说话也略带陕西口音。

“院长，邀请函已经拟好了！”陈仪秘书报告道。

“念。”焦易堂放下手中的报纸对陈仪说。

“曲焕章医师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实乃滇中医药界之翘楚；曲氏‘万应百宝丹’药效如神，抗战伊始即挽回我方将士性命无数，台儿庄大捷此药功不可没，蒋委员长亦深深为之动容。值此民族危亡，国家急需用人之际，余仅代表国民政府向曲焕章医师发出最诚挚之邀



请，盼能即刻来渝，就任后方中医院院长一职，共商为国为民效力之大计！此致。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中央执行委员焦易堂。”

“落款把官职都去掉，就写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

“是！”

“昆明那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人早就被市政当局关押了，估计现在正难受着呢。”陈仪笑着说。

焦易堂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院长，您对他曲焕章再三地邀请，已经是仁至义尽。倘若这一次还拒绝，那我亲自去云南押也要把他押来！只要人到了重庆，不怕他不把秘方交出来！”

“陈秘书，你把焦某当成什么人了？觉得自己很聪明是不是？”

“院长！属下……”

“我告诉你，现在不单国家有难，更是中医、国药的存亡之秋！跟我这么多年，那些反对中医国药，欲除之而后快的人都是怎么干的难道你不清楚吗？你说，焦某今日所做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院长，属下粗浅。”说着陈仪要走出办公室。

“慢着！看报纸了么？中共地下党，日本特务都盯着曲焕章的药方子，办不好惹出乱子，即使是你陈仪，焦某也不会留情的！”

“是、是、是！”陈仪忙不迭地俯身捡起报纸，恐慌地面朝焦易堂倒退着出门去。

曲焕章的好友周松年及儿子曲万增赶到昆明警察局局长办公室，见局长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

“我们已经把欠款都缴清了，为什么还不放我爹？”曲万增愤怒地问警察局长道。

“什么就缴清了！为了抗日救国，市政府给各知名商贾的任务是认捐飞机一架，你们曲焕章大药房掏三万滇币，根本就不够！”

“局长，我们卖药的本小利微，但曲老板却是个十分爱国的人，当初为响应政府号召，他竭尽所能，认捐三万滇币买飞机，可等交款时却又告诉我们要捐三万国币，那相当于滇币三十万钱，拿不出就把曲老板关进了牢房。如今好不容易凑齐了钱，还说不够，请您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周松年质问道。



“我无可奉告，也无能为力。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警察局长蛮横地回答道。

“我爹说的没错，这完全是以抗日为借口伺机进行敲诈！”

“年轻人不懂不要乱讲哦。”

“哼，其实你们如此大费周章，还不就是因为盯上了我们曲家的‘万应百宝丹’吗！你们贪赃枉法、滥用职权，为的还不就是一个‘利’字？”

“万增！”周松年拉了一下曲万增的衣角。

“曲万增！你当警察局是什么地方？岂容得你恣意诽谤，撒野逞强？我把话撂这，谁胆敢再说一句废话，马上判妨碍公务，寻衅滋事，让你们都到牢里边团聚去！”警察局长拍案高吼起来。

曲万增还想再说什么，周松年伸手拦住他。

此时，一个警察走进来，走到警察局长身边耳语了几句。

恼怒的警察局长听完像突然降了温一样，盯着曲万增和周松年，跟着手下出去了。

曲万增和周松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中都有几分疑惑。一会儿，警察局长回来对曲万增、周松年说：





“你们到接待室领人吧！”说着将一封信递给曲万增。

曲万增拿着信跟周松年一起走出了局长办公室向接待室走去。



曲焕章肖像



曲焕章跟着狱警走进了接待室，看见曲万增和周松年已在等着自己。

“爹！”

“出什么事了？你们怎么还没回去？”曲焕章疑惑地问道。

“爹，给您看这个！”将一封信函递给曲焕章，曲焕章打开来看那封信。

值此民族危亡，国家急需用人之际，余仅代表国民政府向曲焕章医师发出最诚挚之邀请，盼能即刻来渝，就任后方中医院院长一职，共商为国为民效力之大计！

此致。

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

曲焕章看完，默默地把邀请函交还给儿子。

“爹，前两次焦易堂来函您都置之不理，现在这是第三次，专人专车都到了，就在外边等着，只要您同意，警察局不敢不放您走！”

“焦易堂可不单是中央国医馆馆长，他更是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中央执行委员，位高权重！咱们虽不了解他，但眼前只有他这封信能救你脱难啊！焕章，如果你错过机会，留在这里一定是凶多吉少！”



“爹，您好好想想！”

“我只是个郎中，不懂政治，也高攀不起这样的大人物。你们……就早些回去吧！”

曲焕章站起来就要出门。

“焕章！你就这么自暴自弃么！从小到大你都没放弃过任何一线希望，什么时候你变成这么不负责任的人了？今后你的‘百宝丹’怎么办？家里边那两个苦等你的女人又该怎么活下去？焕章，你究竟想过没有？”周松年赶忙劝说。

曲焕章一怔，背对着他们站在那里。

“焕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周松年提高声调地说道。

曲焕章慢慢转过身，看着满脸是泪的长子曲万增和焦急的周松年，心中五味杂陈。

孙澄碧开着那辆黑色的轿车，载着曲焕章行驶在山路上。

车内，曲焕章坐在后面座位上，他望着窗外，沉默着。

孙澄碧边开着车，边从后视镜里观察着曲焕章。



“这次曲先生能来真太好了，焦院长他现在可是求贤若渴啊！”孙澄碧说。

“感谢焦院长抬爱，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实在是盛情难却！再者说，曲某只是一介郎中，八抬大轿来请不坐，难道还要让人用枪逼着才肯来吗？”

孙澄碧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别在腰间的手枪，尴尬地笑了笑。

山路上，几个日伪特务正埋伏在路边上，准备袭击曲焕章他们的车。

另一边，中共地下党的方侦察员带着其他两名同志也正在急匆匆地赶来。

车内，曲焕章拿起了后座上包里的两个玻璃瓶子仔细观看。

一个瓶子里盛满清澈的湖水，另一个里盛满了云南的红土。

“孙先生，你知道吧，我们云南人都是‘家乡宝’。自己不出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放出去。为什么？因为云南实在是太好了。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没那么多尔虞我诈。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还能有这样一块美好的地方，老百姓真是太幸运了！哎，孙



先生，你也到过云南了，有这种感觉吧？”曲焕章看着瓶子说。

“云南确实不错！等将来我老了，也许会考虑到这边定居的。”

“是啊，活着你就追求吧！人总是到了最后时刻，才会意识到什么是一生中最宝贵的！”

突然，一声枪响，子弹击碎了车窗。曲焕章一惊，他看到山路上有几个人举枪朝这边冲过来，边跑边射击。

“曲先生，快把头低下！”孙澄碧扭头命令道。

曲焕章这才醒过来，赶忙把头低下去。

孙澄碧一边开车躲闪，一边掏出手枪朝车外还击。子弹将黑色轿车的车身打出很多弹孔来。

另一边方侦察员率着小胡、小孟赶到，他刚好看到日伪特务在袭击曲焕章坐的车。

“是那辆么？”方侦察员问。

“是，牌照号没错！就是接曲焕章的专车了！”小胡拿着望远镜看着回答道。

“快，救人！”说着举枪向日伪特务射击。

日伪特务发现有人朝自己这边射击，于是跟方侦察



员他们交上了火，双方对射。

孙澄碧开着车，也不断地向外射击。

“曲先生，您没事吧？”孙澄碧关切地问道。

曲焕章没有回答，趴在后座上，呆呆地看着，盛着家乡江川星云湖湖水和云南红土的玻璃瓶已经成了碎片，水和红土在包里已混成了泥浆。

车外，想劫持曲焕章的日伪特务们和前来保护营救的地下党侦察员枪战正酣。

孙澄碧趁双方交火之际，加速冲出了伏击圈，汽车在颠簸的山路上绝尘而去。

日伪特务们想追，却被方侦察员这方的火力牵制。

孙澄碧紧张地驾驶着汽车在山路上飞奔，他朝反光镜里看看，觉得已经摆脱追赶。

“曲先生，坐起来吧，暂时没事了！”孙澄碧看着后视镜说。

曲焕章却似乎没有听见，仍旧趴在那里。孙澄碧还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赶忙扭过头来看他。

“曲先生！”孙澄碧有些着急地喊。孙澄碧又下意识地转回头去看一眼驾驶的正前方，赫然发现有障碍出现在面前！孙澄碧心里一惊，迅速反应，果断地一脚踩死